

名家导读 ·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匹克威克外传

JINGDIAN
MINGZHU

[英]狄更斯◎著 刘仁辉◎编译



“英国最伟大的幽默作家”狄更斯的成名之作
一部触及社会灵魂的不朽之作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名家导读

MINGJIADAODU

SHIJIEERTONGWENXUEJINGDIANMINGZHU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匹克威克外传

[英]狄更斯 著

刘仁辉 编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 CHILDREN'S PRESS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匹克威克外传 / (英)狄更斯(Dickens, C.)著;刘仁辉编译.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6
(“名家导读”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著)
ISBN 978-7-5353-4454-0

I. 匹… II. ①狄…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
本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4766 号

书 名	匹克威克外传				
©	狄更斯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	(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	http://www.hbcp.com.cn	电子邮件	hbcp@vip.sina.com		
承 印 厂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插 页	8 页
印 数	1-20 000	印 张	7.5	字 数	8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80 毫米 × 980 毫米			开本	16 开
书 号	ISBN 978-7-5353-4454-0			定价	1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刘青解读

《匹克威克外传》

一幅全景展现社会生活的长轴画卷

——《匹克威克外传》导读

《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有着鲜明流浪汉小说风格的作品,通过漫游记事,生动地讲述了老绅士匹克威克带领以他姓氏命名的俱乐部三位成员——年迈多情的特普曼、附庸风雅的史拿格拉斯和纸上谈兵的文克尔走出伦敦,游历英国各地的所见所闻和种种奇遇。

小说的情节围绕匹克威克与骗子金格尔的一次次较量和巴德尔太太状告匹克威克毁弃婚约这两条主线展开。而匹克威克信徒们的故事及旅途中有趣见闻则构成了一条条辅线,其中一些故事尽管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但其进展又能与主线自然衔接起来,使全篇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作者对匹克威克们出游途中一系列滑稽故事的描写无疑是精彩的、引人入胜的。但更值得称道的是,作家怀着鲜明的爱憎,运用娴熟的讲故事的技巧和绝妙的喜剧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匹克威克和他的俱乐部成员都是有产者,但作者没有赋予他们本阶级的恶

习,而是予以平民阶层的习性,让他们都循规蹈矩地遵守着道德原则。主人公匹克威克在旅途中不断陷入尴尬窘困的境地,作品尽力渲染他的天真、幼稚、不懂生活、不谙世事,他总是好心肠办傻事,到处吃亏出洋相,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仍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格。客观上匹克威克具有小人物的品格,是平民的化身,是仁慈与博爱的典型。在书中,匹克威克的仆人山姆也是刻画得颇为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他出身贫苦人家,是从城市下层民众中混出来的,社会大学造就了他通晓世故,一次次为他的主人排忧解难,充分表现了他的机智多谋、勇敢干练。他们主仆一智一愚,相映成趣,使作品平添了许多笑料,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而对反面人物和丑恶现象的描绘,作者同样采用了喜剧的艺术手段,着力加以夸张、漫画化,让人感到他们既可鄙又可笑。如小说中凡写到与法律有联系的人,不是被金钱所收买,就是罪犯。匹克威克被一心想嫁给他的巴德尔太太莫名其妙地起诉毁弃婚约,匹克威克因拒付赔偿费入狱,而律师由于无法从赔偿费中获取酬金,便把巴德尔太太抓进了大牢,这实在是荒谬绝伦的审判!此外,对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的揭露,对伊顿斯威尔镇选举闹剧的描绘等,无一不是对当时英国政治制度最辛辣的嘲讽。

《匹克威克外传》所展现的社会生活面是广阔的,小说描写了马车夫、仆人、穷学生、负责人、流氓、房东、绅士、狱吏、律师、法官、政客等各阶层的人物,其生活场景涉及到庄园、客栈、公寓、别墅、学校、法庭、监狱等,堪称是一幅全景展现19世纪前期英国社会生活的长轴画卷。

狄更斯是一位十分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写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冒险故事,但它绝不是供人消遣的闲书,而是具有丰富社会生活内容和深刻思想内涵的严肃文学作品,这部小说所以能畅销至今,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较多地宣扬了带有阶级调和性质的“道德教育”理念(如匹克威克以德报怨感化金格尔,使之洗心革面,去恶从善),但这丝毫无损于这部伟大作品所闪耀的思想艺术光辉。今天,我们欣赏这部不朽的名著,不仅可以增长对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生活习俗的认识,而且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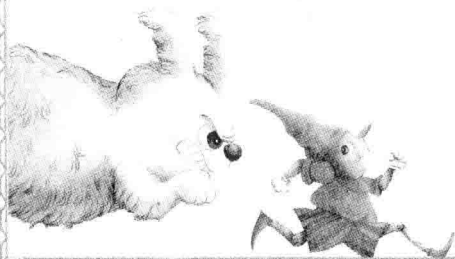
《今日晚报》社副刊部编辑、作家 刘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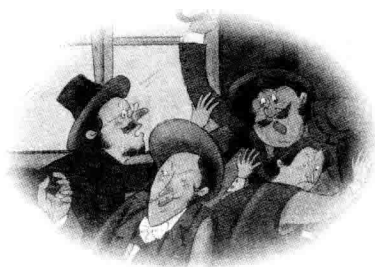
我的第一本藏书



读后感想：

签名：_____





目 录

第一章	遭逢一个古怪的马车夫	1
第二章	一场误会引起的决斗	6
第三章	做客马诺庄园	13
第四章	老处女被拐骗私奔	21
第五章	匹克威克与女房东	27
第六章	竞选的闹剧	32
第七章	与金格尔再次相遇	38
第八章	道孙与福格	46
第九章	难堪的邂逅	50
第十章	“匹克威克”们被拘传	56
第十一章	江湖骗子现原形	61
第十二章	文克尔的爱情烦恼	68
第十三章	律师们的较量	74

第十四章	匹克威克败诉	79
第十五章	文克尔的无奈出逃	85
第十六章	“热心人”成全了“有情人”	91
第十七章	奇特的狱中生活	97
第十八章	金格尔被感化	102
第十九章	皆大欢喜的结局	107

第一章

遭逢一个古怪的马车夫

PIKEWEIKEMACHUAN

1

当初升的太阳照亮一八二七年五月三十日的早晨,匹克威克先生也像另一轮太阳似的从睡梦中醒来起床了。他推开卧室的窗户,俯瞰着外面的世界:高斯维尔街在他的脚下,他左手边也是高斯维尔街,他的右手边和目力所及之处仍然是高斯维尔街;而对面呢,是高斯维尔街的对街。

“这就是那些哲学家的狭隘视野啊,”匹克威克先生想,“他们满足于观察摆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却不看藏在视野之外的真理。我呢,不会只满足于永远凝视着高斯维尔街的。”

匹克威克先生在发了这一番妙想之后,开始把自己的身子塞进衣服,又把另一些衣服塞进旅行皮箱。接着是刮脸、打扮、喝咖啡,这一切很快就完成了。他不久前和他的三位朋友特普曼、史拿格拉斯和文克尔成立了一个“匹克威克社”,并自任主席。今天,他就要和“匹克威克社”的其他三位成员一起走出伦敦,到英国各地开始快乐的漫游生活了。一个钟头以后,匹克威克先生手上提着皮箱,大衣口袋里放着望远镜,背心口袋里放着随时准备记下任何值得一记的笔记簿,来到了圣马丁广场的马车停车场。

“马车!”匹克威克先生叫道。

“来啦,先生。”一个模样古怪的马车夫回应他,此人穿着粗麻布上衣,系着同样布料的围裙,脖子上挂着一个带号码的铜牌。

“到‘金十字’。”匹克威克先生说。

“只是一先令的生意,汤米。”马车开动的时候,车夫很不高兴地对另一个车夫朋友说道。

“这马有几岁了，朋友？”匹克威克先生随便问道，用预备付车钱的一先令银币在鼻子上蹭来蹭去。

“四十二岁。”车夫也斜着眼回答。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惊奇地叫了一声，伸手去摸笔记簿。车夫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匹克威克紧盯着那人的脸看了看，只见他的脸绷得紧紧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在说假话，匹克威克便立即记下了车夫的话。

“你这马每次要在外面拉多久才回去休息？”匹克威克问道，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两三个星期。”车夫回答。

“两三个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吃了一惊，把笔记簿又拿了出来。

“它回家就住在喷吞维尔，”车夫冷冷地说，“但是我们很少把它牵回家，因为它很衰弱。”

“因为它衰弱……”匹克威克大惑不解地重复着他的话。

“把它从车套里卸出来的时候，它总是要跌倒在地上。”车夫继续说，“当套在车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把它扣得牢牢的，拉得紧紧的，它就不大跌得下去了。而且只要一动，我们那两只大轮子就会把它往前推，它就不得不跑了。”

匹克威克先生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打算作为一个绝好的实例，证明马在困难的境遇之下其生命力的顽强。记录刚刚完成，他们就已经到了“金十字”。车夫跳了下来，匹克威克先生随即也下了车。已经在焦急地等候着他们的伟大领袖来临的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拥上来欢迎他。

“车钱拿去吧。”匹克威克先生把那枚先令递给车夫。

但令这位老绅士惊讶的是，那莫名其妙的家伙竟把钱丢在人行道上，他一脸愠怒的表情似乎在告诉对方：要来一场格斗，谁赢了钱就归谁。

“你疯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要不就是喝醉了。”文克尔先生说。

“或许两者兼而有之。”特普曼先生说。

“来吧，”马车夫不理睬他们，挥拳顿足地说，“来吧，你们四个一起上吧！”

“有好戏看了！”其他的车夫叫道，他们兴高采烈地围拢过来，“动手呀！”

“什么事呀？”一个旁观者问车夫。

“什么事？！”车夫回答说，“他要我的号头干什么？”

“我没有要你的号头。”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说。

“那你记下来干吗？”车夫问。

“我没有记呀！”匹克威克愤愤地说。

“谁信得过呢？”马车夫对看热闹的群众申诉着，“他明明是个告密的，坐上人家的车子，不但记了号头，还把说的话句句都记了下来。”

“他到底记了没有？”另外一个马车夫问。

“他记了，”第一个车夫回答，“而且就在故意激得我要打他的时候，他就找了这三个人来做见证。我要让他尝点厉害，哪怕坐上六个月牢。来吧！”车夫说着把帽子往地上一摔，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鼻梁上，打掉了匹克威克的眼镜，另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的胸口，第三拳打在史拿格拉斯先生的眼眶边，第四拳来了一个变化，打在特普曼先生的腰上。他们从人行道打到马路，又从马路打回人行道上，最后就把文克尔先生身上残存的一点儿胆量也打得烟消云散。而全部的经过只是几秒钟的工夫。

“把他们放在水龙头下面冲冲。”一个卖馅饼的人建议说。

“来呀！”那车夫叫着，他还在不停地摩拳擦掌。

此时此刻，当“匹克威克派”是告密人的消息在围观者中间传开之后，他们开始非常活跃地讨论是否把那热心的卖饼人的建议付诸行动了。要不是一个新到的人居中调停，使这场突发的骚乱及时得以平息的话，很难说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什么事？”一个高高瘦瘦的、穿一件绿色上衣的年轻人说，他从停车场那里突然走了出来。

“一些告密的！”群众高喊道。

“我们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吼叫说。

“到底是不是——到底？！”年轻人一面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一面毫无顾忌地用手肘推开围观的人群挤了进来。

匹克威克先生匆匆用几句话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么跟我来。”穿绿色上衣的年轻人一边滔滔不绝地自顾自说着话，一边领着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拥护者们一直走到了旅客候车室。

“喂，堂倌！”陌生人一面狠狠地打铃，一面叫唤，“每人一杯掺水白兰地，要烫、要浓、要甜、要满。——阁下，你伤了眼睛吧？堂倌，拿生牛排给这位阁下治一治眼睛——生牛排治疗皮肉伤是再好不过的啦！”说罢，他便一口气吞

下了整整半杯热气腾腾的掺水白兰地，之后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靠着，那种轻松惬意的样子，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三位伙伴忙着向这位新相识表示谢意的时候，乘机观察了一下这个年轻人：他中等身材，只是因为身体瘦削而显得个子较高；头上戴着一顶高筒的旧呢帽，蓬乱的长发散露在筒帽下的两边；上身穿的那件绿色衣服，两只污黑褪色的袖子短得几乎够不到手腕；脖子上看不见衬衫领子，只围着一一条旧的宽领带；窄瘦的黑色裤子上，到处露出发着油光的补丁，裤管紧紧扎在一双缀满补丁的鞋子上；他的脸孔瘦削而憔悴，却流露着一种形容不出的神气——洋洋得意、泰然自若，又似乎有些厚颜无耻。

这时一个车夫进来说，“海军司令号”马上就要开了。

“海军司令号！”年轻人说，连忙起身，“是我的车——已经订了座。让你们请客喽！”他极其狡猾地说道。

碰巧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伙伴的第一站也是洛彻斯特，大家于是坐了一辆马车。

“世事真是变幻无常。”匹克威克说。

“唉！可不是——头一天打王宫的大门进去，第二天打窗户里出来。您是哲学家吗，阁下？”年轻人问。

“不敢当，只是人性的观察者罢了，阁下。”匹克威克说。

“啊，我也是！那么您是诗人吗？”

“我不是，但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有强烈的诗人气质。”匹克威克说。

“我也有诗作呢，”年轻人说，“我写过一首史诗——《七月革命》，当场写出来的：打仗！炮声隆隆！”

“你亲身参与过那种壮烈的场面吗？”史拿格拉斯问。

“亲身？当然喽！手里拿着枪开火，心头灵感的火花也一个劲地往外迸发，赶忙跑到酒馆写下灵感，再回来开火。砰砰——又是一个灵感，又到酒馆里，记下来，再回来杀呀砍呀。您是游猎家吧，阁下？”他突然掉转话锋对文克尔说。

“不敢当，阁下。”文克尔回答。

“好啊，阁下——好啊。你的狗哪儿去了，阁下？”

“我暂时还没有狗。”文克尔说。

“啊！你应该养狗呀，狗是机警的动物。我从前有只猎狗。有一天去打猎，进围场的时候，我打唿哨，狗站住不动；又打呼哨，没用，木头似的；喊它，仍然

一动不动，像钉在地上似的，眼睛直盯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块牌子。我抬头一看，见告示牌上写着‘猎场看守人奉命，凡进入本围场之狗，一概打死’。原来里面去不得呀，真是聪明的狗啊！”

“真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匹克威克说，“允许我记下来吗？”

“当然喽，阁下，这只畜生的趣事还多着呢。——多漂亮的姑娘啊！”他看了看马路旁边的一个年轻女子，又跟特普曼说起话来。

“唔，那姑娘非常漂亮！”特普曼说。

“英格兰姑娘没有西班牙女郎漂亮，没有那高贵的、黑玉似的头发，没有黑眼珠和婀娜的身材……”

“你到过西班牙吗，阁下？”特普曼问。

“我在西班牙住过许多年，碰见过上千件趣事。菲兹及格大公爵的独生女儿——克里斯丁娜小姐，一位绝代佳人，爱我爱得神魂颠倒！这真是浪漫的故事啊……”

这位陌生人就这么一直吹着牛，当马车开到洛彻斯特桥的时候，匹克威克和史拿格拉斯的笔记簿都写满了陌生人奇遇的精粹了。

马车在洛彻斯特大街上的牡牛饭店门口停下来之后，匹克威克、文克尔、史拿格拉斯和特普曼耳语叽咕了几句，大家互相点点头，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对年轻人说话了：

“今天早上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为了聊表谢意，我们想请你来吃饭，能够赏脸吗？”

“荣幸得很——我不太擅长点菜，烤鸡和香菇就行——那些都是好东西啊！什么时候呢？”

“让我看一看，”匹克威克先生看看表，“现在快三点了。五点钟怎么样？”

“正好，我也是这个意思，”陌生人回答，“准五点，回头见。”陌生人把高筒帽子从头上举起一两寸，又随随便便地戴回头上，然后匆匆地走上大街。

第二章

一场误会引起的决斗

五点整,年轻人来了,随后饭菜也很快摆上了桌。年轻人更加谈笑风生了,他和每个人喝酒,喝得几乎跟他说话一样快。

“楼梯上出什么事啦,侍者,”年轻人问,“人们上去又下来的?”

“舞会,阁下,是慈善性质的舞会。”侍者说。

“我倒是想去,没准能遇见不少漂亮女人。”特普曼先生说。

“门票在酒吧间卖,阁下,”侍者说,“一张票二十一先令。”

特普曼先生又表示了一次想去参加舞会的愿望。但是从史拿格拉斯先生暧昧的眼光或是匹克威克先生心不在焉的眼神里都没有得到响应,于是他就不得不专心地对付红葡萄酒和桌上的点心、水果。侍者退去了,留下食客们去享受美餐之后舒服的时光。

酒喝完了,又添了酒。客人讲着,“匹克威克”们听着。特普曼越来越渴望去舞会。渐渐地,匹克威克脸上显出了些醉意,文克尔和史拿格拉斯则醉得不省人事了。

“我多想去啊。”特普曼又说。

“我也想。”年轻人说,但是又说他的十四件上装都装在那些捆扎好的箱子里。特普曼便想了个办法,把身材与年轻人相似的文克尔的礼服从他的旅行包里偷偷拿出来给了年轻人去参加舞会,准备回来再悄悄放回原处。

特普曼按铃召来了侍者,买了票。年轻人穿着文克尔的一套崭新的礼服打扮齐全。这是一件有着匹克威克社社徽标志的衣服,在镀金的大纽扣中央有一个匹克威克先生的半身像,两边各有“P. C.”两个字母。于是两个人走上楼

梯去了舞厅。

这是一间很长的房间，舞池里有两三组跳舞的人正在有规律地跳着四步舞。

舞曲的最后一节演奏完了，跳舞的人们在房间里散步，特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看着在场的人。

一位很活跃的胖子，头上的黑发直竖着，中间有一片广阔的“平原”——这是秃顶的史伦谟医生，九十七联队的军医。这位医生跟每个人都谈得来，此刻他正执著而热烈地对一位衣着华丽的老寡妇大献殷勤。

特普曼和他的同伴，两双眼睛都向那医生和寡妇盯了好一会儿。

“有钱得很——老女人——目中无人的医生——我要和那寡妇跳舞，逗个乐儿。”年轻人说。

“她是谁？”特普曼用询问的眼光看看他的脸。

“不知道，从来没有见过她。让我来挤掉那医生！”年轻人说着随即走到房间的那一边，靠在一只壁炉架边，开始用一种尊敬而忧郁的恋慕神情盯着那老妇人的胖脸。医生已经和另一位女士跳舞去了。寡妇的扇子跌落在地上，年轻人拾了起来，呈送上去——一个微笑，一个鞠躬，一个屈膝礼，接着是几句谈话。年轻人大胆地走到司仪那里，之后回来，司仪一做介绍的手势，年轻人就和布及尔太太加入到四步舞之中了。

这简捷的过程使特普曼大为惊讶，却使医生慌了手脚。他，九十七联队的史伦谟医生，顷刻之间就被一个人“踢倒”在地上了，而从来没有谁见过那人，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史伦谟医生被抛弃了！

当晚，医生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但他记住了那件礼服。第二天早上刚刚过了七点钟，匹克威克就被响亮的敲门声唤醒了。

“谁呀？”匹克威克从床上翻身坐了起来问。

“擦靴子的，阁下。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身穿鲜艳蓝色礼服的先生？他的衣服上面钉着一颗有‘P.C.’两个字母的镀金纽扣。”

“是文克尔，”匹克威克说，“右手边过去第二个房间。”

于是擦靴子的仆人找到了刚刚睡醒的文克尔：

“你不会感到意外吧，阁下。我要通知你，今天早上我到这里拜访你是为了我的朋友——九十七联队的史伦谟医生。”

“史伦谟医生？”文克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史伦谟医生。他叫我转达他的意见，你在昨天夜里的行为不是任何绅士

所能忍受的。史伦谟医生委托我说,假使你认为这是你醉后的失态,他可以接受你的书面道歉。”

“书面道歉?!”文克尔先生无比惊讶,摸不着头脑。

“或者决斗,你自个儿衡量吧!”来访者冷冷地说。

“你是受了委托把这些话指名道姓带给我的吗?”文克尔先生问,他的脑子被这一突然的谈话弄得一团糟了。

“我当时并不在场,”来访者回答,“史伦谟医生叫我替他找出穿一件很不平常的上衣的人——那是一件鲜蓝色的礼服,有一颗镀金纽扣,上面有一个半身像,和‘P.C.’两个字母。于是我就找到这里来了。”

文克尔先生听到说的是他的衣服,惊讶得不知所措。他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的上衣被人偷去了,“你能够等一会儿吗?”他说。

“没问题。”那位来客回答。

文克尔先生急忙跑上楼,用颤抖的手打开了旅行袋。上衣是在老地方,但是在仔细察看之下,有在昨天夜里被人穿过的明显痕迹。

“一定是这样的,”文克尔说,衣服从手里落下,“饭后我喝得太醉了,可能是换了礼服然后去了什么地方,得罪了谁。”文克尔想到这里,考虑到他的声名和地位,他回头向咖啡间走去,抱着悲惨的决心,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医生的挑战。

“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个朋友,来商量碰面的时间和地点吗?”那位来客说,原来他是史伦谟医生部队的一名军官。

“完全用不着,”文克尔回答,“你先告诉我时间和地点,我以后找一个朋友同去就是了。”

“今天日落的时候,毕特碉堡旁边的荒地,行吗?”军官用淡漠的声调问。

“没问题。”文克尔回答,心里乱糟糟的。

“那好,祝你早安。”军官大步走开的时候,掀起嘴来吹了一支轻快的曲子。这天早饭过后,文克尔趁和史拿格拉斯一起散步的时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我陪你去。”史拿格拉斯说。

“结果也许是很可怕的,我相信那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射手。”文克尔心中很不安。

“很有可能,”史拿格拉斯镇静地说,“不过你也不赖,不是吗?”

文克尔作了肯定的答复。之后他们从洛彻斯特的一个制造商那里租到了

决斗用的手枪。

在沉闷的黄昏,他们无比悲壮地走出旅馆,赴约去参加那场生死未卜的决斗。文克尔用一件极大的斗篷包住了身体,让别人认不出来;而史拿格拉斯却在斗篷下面携带了杀人的工具。

他们在约定的地方碰到了那位军官,军官领着他们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有两位绅士正在等着:一个是身材矮矮的胖子,黑头发;另一个是穿着紧身长外套的大块头,十分安闲地坐在一只行军帆布凳上。

“阁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文克尔对着走过来的军官说。史伦谟医生的朋友鞠了躬,拿出一只箱子来——跟史拿格拉斯带来的十分相像。

“请你走过来好吗?”军官说。

“当然可以。”史拿格拉斯回答。

双方很快就量好了距离,各种准备也都做好了。

“这下可以叫我们的人站好位置了,没问题吧?”军官说得那样淡漠,就好像决斗的人是棋子,而他们是下棋的人。

“我想可以了。”史拿格拉斯回答。他对任何的提议都会同意,因为关于这件事他一窍不通。军官走向史伦谟医生,史拿格拉斯先生走向文克尔。

“都预备好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说,把手枪交给文克尔,“坚定一点儿,争取胜利。”

文克尔接了手枪。副手们退开了,坐在行军凳上的绅士也退开了,双方的交战渐趋逼近。

文克尔先生紧闭了双眼,因而他没有看到史伦谟医生不可思议的举动。医生先是一惊,瞪着眼睛看了看,退回几步,揉揉眼睛,又瞪眼看看,终于大叫:“停止,停止!”

史伦谟医生对着跑过来的朋友和史拿格拉斯叫道:

“不是他!”

“不是他?”史伦谟医生的副手问。

“不是他?”史拿格拉斯问。

“不是他?”手里拿着行军凳的绅士也问。

“当然不是的,”史伦谟的医生回答,“他不是昨天夜里侮辱我的人。”

“这就奇怪了!”军官叫道。

“很奇怪。”拿行军凳的绅士说。